

马伯庸：在旅途中与古人会心哭笑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

“我从小到大转了十几次学，天南地北都去过。”作家马伯庸说。少时的颠沛流离，让他对“在路上”有一种复杂的情感——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他都会习惯性地想找一条和家乡道路同名的路，告诉自己“这里也像家”。成年后，他把这种敏感带进了旅途，一年有两百多天在路上，却走了一条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路——别人看风景，他读人心；别人打卡，他在历史的砖缝里，拾捡普通人一闪而过的心绪。

日前，为鼓励旅行者在旅途中发现历史、人文与日常之美，万豪国际集团旗下旅行计划——万豪旅享家携手万豪旅享家文旅探索官马伯庸，围绕北京、西安、广州等六大目的地推出“行遇指南”。在西安的活动现场，马伯庸聊起了他在路上的见闻，分享了他眼中“最好的旅行”。



马伯庸在分享旅游心得，主办方提供

“班味”最重的作家

“我一直被人称为中国作家里‘班味’最重的一个，写出了一股‘牛马气’。”马伯庸此言一出，台下就笑了。他卖了十年变压器，上了十年班，最后将这些“班味”全写进了历史小说。读者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看到李善德被KPI压垮、被繁复的流程折腾得死去活来，笑得捧腹又心酸，皆因那分明就是自己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的灵感，来自马伯庸教儿子背诗。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，大家都在讲“妃子笑”，杨贵妃多开心，但他脑子里冒出来的问题是：这“一骑红尘”是谁负责运的？需要多少预算？协调多少部门？项目计划怎么写？邮件怎么发？”这都是我在上班时亲身经历的事。”

故事的起点，在岭南。马伯庸选择让荔枝从岭南出发，不只是因为这里自古是荔枝的故乡，更因为岭南的遥远与炎热，天然构成了这个故事最大的戏剧张力——一个最远的产地，一个最短的保鲜期——一个最不能失

败的任务。所有的荒诞与挣扎，都从这片土地开始。

但他写历史，不写帝王将相的权谋，专写“一骑红尘”背后那个运荔枝的小吏。为何执着于此？他答得干脆：“我觉得既然我当过‘牛马’，就应该为‘牛马’发声。”中国文学写神仙妖怪的多，写才子佳人的多，“唯独讲上班讲得少，尤其是讲‘牛马’讲得不多”。不如由他来补上这块拼图。

是谁为老婆不惜“夹带私货”

在敦煌，马伯庸看到一份经文，正面是一个和尚的剃度誓言，“始从今日乃至成佛，一切诸恶悉当断尽……”，正经又虔诚。翻过来，背面却赫然以同样笔迹写着一首情诗：“日日常相望，宛转不离心。见君行坐处，一似火烧身。”

“同一个人的笔迹。”马伯庸说，“一个和尚，对精神的追求和个人的情感，看似不太匹配，但他勇敢地把诗写在了背面。”

法门寺地宫。考古人员取下宝帐

镜花上的铜镜后，在镜子背后的木板上发现了一行字。是唐朝工匠崔进可在参与地宫修建时，趁安装镜子的职务之便，夹带的一句私货——“愿与（妻子）曹氏同生一处”，直到千余年后才被人看见。

马伯庸说：“唐代竟然有这么一位深情种子，为了老婆不惜在‘国家重大工程’里夹带私货。”他补了一句：“我给我太太讲这个故事，她很生气，说你为什么做不到？”台下爆笑。

和尚动了凡心，工匠夹带私货，史书不写。他们把这些心事藏进经卷背面、镜子背后，千年后被某个旅人偶然翻开，然后会心一笑——原来古人和我们一样。

苏轼想家了

有一次在扬州，马伯庸看到一个地名很有意思，“蜀岗”。当时他就想，扬州这个地方，怎么会和蜀国有关系？难道是四川人在这儿堆的一个土堆？于是就去请教。当地人告诉他，苏轼到了扬州，说蜀岗下的那条河是从四川流过来的。从地质学来说，这当然是假的，但马伯庸一下就懂了：苏轼是想家了。

自从小到大大颠沛流离的马伯庸深有同感。每到一个新城市，他总会想家，怀念儿时熟悉的地方。比如老家赤峰有一条“解放路”，全国很多城市都有，每当在别的城市看到这三个字，他就想象这条路的左右是自己熟悉的书店、小吃店、公园，“就像回到家一样”。

地名是古人留给旅人的情感漂流瓶——隔着近千年的两个人，用同一种方式对抗着乡愁。

“我和苏轼先生这种古今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，往往才是旅行中最好的乐趣。”马伯庸说。

令人动容的药王“开源”

有人在台下问马伯庸，旅途中什么

样的体验会给你带来写作的灵感？他讲了一件“新鲜出炉”的事儿——说不定就会成为某一本书的素材。就在活动前一天，他在铜川做完签售，顺便去了趟药王山。铜川是药王孙思邈的故里，山上药王殿里有五通石碑，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字，他本以为会是“大医精诚”“治病救人”之类的训诫，凑近一看，竟全是药方——从小儿病到妇科病，头疼脑热到外伤……一应俱全。

“孙思邈居然把这些药方全部刻在石碑上。”马伯庸说，“古人看不起病，到石碑这儿照方抓药，就能救一条命。你想象不到一个人会愿意开放自己所有的心血研究成果给公众。”

他用了一个当代词汇去“翻译”这份千年前的胸襟——“开源”。一千年前，一位名医选择不藏私，不卖钱，将药方悉数刻在石头上，每一个路过的穷人都能从中获益，甚至救一条命。这种震撼，他说：“如果不去，这个事我不可能知道，也记不住。”

玄奘哭坟的启示

一次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拍摄时，马伯庸要挑一件文物讲5分钟。他没讲玄奘取经，而是讲了一个少有人知的故事。

玄奘50岁那年，唐高宗去洛阳，让他同行。到了洛阳，玄奘忽然说：我40年没回过家乡了，想回去看看。回到家，“问访亲故，沦丧将尽”——朋友亲戚全没了，最后只找到他一个姐姐。姐弟俩抱头痛哭后，玄奘问：咱爸妈坟在哪儿？我想去扫墓。玄奘趴在父母坟前嚎啕大哭，几近晕厥。

“玄奘，中国排名前三的高僧。”马伯庸说，“佛法讲断绝俗缘，六根清净。一个深通佛法的高僧，40年后看到父母坟，他都没绷住。那一瞬间，50岁的玄奘变回了一个10岁的小孩，像趴在父母怀里一样嚎啕大哭。”

讲完这个故事，拍摄结束。马伯庸无意中看到，几个编导都在打电话，不

是聊工作，而是打给爸妈：“妈，你还好吗？身体挺好？”有一位编导说：“我觉得我比玄奘幸运。玄奘10岁爸妈就没了，我爸妈还在，我就特别想听听他们的声音。”

“从古至今，科学在变，社会制度在变，但我们作为人的本性——对父母的眷恋，对孩子的呵护、伴侣的忠贞、朋友的情义，从来都没变过。”马伯庸说，出去旅游，实际上是在寻找古人和我们之间情感的共鸣点，“找到了共鸣点，这趟旅游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能感受到一些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。”

旅途的底色是伤感

当谈及如何用三个词来形容旅行，马伯庸答：第一个词是“探索”——去陌生的地方，查陌生的地名，开阔眼界；第二个是“分享”——“我爱讲故事，分享的过程也是自己反思的过程，很多时候思路不清楚，讲一遍就清楚了。语言是边界，只有说出来的才是我们能得到的。”第三个词，他选了“伤感”。

小时候马伯庸和父母坐绿皮火车从内蒙古赤峰到海南三亚，一路没有手机，趴在车窗往外看。火车路过一座铁路桥，桥下公路上有个农民开着拖拉机停在那里抽烟。两年交汇的一瞬，他和这位农民四目相对，“唰”的一下，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跟他这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一次短暂的相遇。两个人的人生没有任何重叠，只在这一瞬间重叠了一次，然后迅速分开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很多人，很多事儿，我们可能不知道，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。”

马伯庸感叹：“旅途是一个不断相见的过程，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。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寻找和失去，其实是推动我去旅游的真正的底色所在。”

他在分享的最后说：“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出去走一走、看一看，带着好奇心去看这个世界，相信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快乐的‘旅享家’。”

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反感拉踩营销

今年高考季，贵州毕节一位女生扛着被褥走出考场，笑容阳光的视频打动了很多人，高考成绩590分超过了当地文科特控线，是全班第二名，刚走出考场不久她就走进温州鞋厂攒学费，网民盛赞其“扛得起被褥，扛得起未来”。多励志的佳话，但被营销号盯上了，“佳话”就很容易在用力过猛中营销成“胡话”了。那种千篇一律的情绪拉踩评论称：扛被褥出考场的女孩，打脸多少旗袍鲜花。

这是每年高考后“流量再生产”中必有的叙事框架，“打脸多少旗袍鲜花”的标题年年上演。翻了一下旧闻，去年是“高考落榜，那个挑着编织袋独自回家的女孩，打脸了多少旗袍鲜花，千万网友深夜破防”“高考完女生挑着行李回家！自己的路自己走，打脸了多少旗袍和鲜花”“班主任揭秘扁担女孩的真实情况，才明白打脸了多少旗袍鲜花”——在营销号的标题里，网民只有两副面孔，要么是泪流禁般的“深夜破防”，要么是怒失禁般的“愤怒打脸”，无脑般地爱了、恨了、醉了、累了、晚了！

这就是情绪营销，必须制造对立，才能生产出情绪，才会有流量。不要轻易愤怒和流泪，不要轻易被“打败”“打脸”“打爆”“夯爆”之类的词煽动，在营销号眼里，你不过就是一个供他们榨取泪水与愤怒的营销易感人群，而已。



【夕花朝拾】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劝君少骂秦始皇

伟人写过一首诗，中有句云：“劝君少骂秦始皇，焚坑事业要商量。”

送给我《千面秦始皇》的责编说：“挺有意思的写法，评不评奖不要紧！”美国汉学家李安敦的这部著作，最大的特色是他使用的材料：所谓“千面”，也包括了秦始皇的影视形象和游戏形象。这些影视和游戏很多都是出自外国人之手，秦始皇作为仅次于孔夫子的中国符号，可解读的空间真的很大。

其实我一直怀疑，秦始皇的恶劣形象跟“汉承秦制”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有关。这样一来，坏的就是人，不是制度。从贾谊《过秦论》“攻守之势异也”的判断，到杞人妻一变再变直到变成孟姜女的变形记，都说明了对秦始皇的抹黑是一项系统工程。鲁迅早已慧眼指出：没什么人说秦始皇的好话，是因为秦朝太短的缘故。

又如“焚书”，其实早从商鞅时候就开始了；又如“坑儒”，本来坑的是方士，后来用语模糊，干脆就说坑的是儒生——这下天下儒生还不免死狐悲同仇敌愾么？而且“坑”也不等于是活埋，但是谁去辨别这些呢？反正秦始皇是大坏蛋。

但是后来拨乱反正，又说秦始皇是“千古一帝”，这又有点过了。秦朝失败的原因，简而言之应该是“欲以秦制施于六国”。睡虎地、里耶发现的秦简，可以帮我们重新想象一个秦帝国。



【星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“物尽其用”的餐馆

Bricolage是新加坡一家充满创意的环保餐馆。东主兼主厨拉塞尔每日只为顾客准备两款套餐，每周更换菜单。

食材浪费，是当今世界值得深切关注的议题。秉持“物尽其用”的信念，拉塞尔创办了Bricolage餐馆。许多原本会被其他厨师随手丢弃的食材，都成为他创作料理的灵感来源——咖啡渣被发酵成饮料与酱油、而那些常被忽视的蔬菜边角料，也在他的巧思与厨艺之下，转化为令人惊艳的风味。环保不再只是口号，而是真正落在厨房的每一道工序里。

Bricolage另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，是“随心付费”的经营模式。每份套餐成本18新元（约合人民币98元），顾客可依自身能力付费——经济拮据者，只需支付数元，就能安心享用一餐；经济宽裕者，则可支付更高金额，在品尝美食之余，也为环保理念贡献一份心意。

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文学中的财富伦理

《收获》刊发了两部鲁敏的长篇，几年前的《金色河流》与去年冬卷上的《此时此刻》，我把这两部小说看成姊妹篇。

正如书名表明的那样，《金色河流》以民营企业家穆有衡晚年财产分配为线索，回溯改革开放数十年一代人财富积累的历程，回望的是一条名为时代的“金色河流”，各种故事，讲的是一代人奔腾的命运，作家也在回望中辨析欲望、道义之间的复杂边界。

到《此时此刻》，聚焦的是潮水回落之后人性的煎熬。女主人公艾胜春，不是原始积累的成功企业家，而是城市打拼者。一场投资失败，令她从风光跌入困境，小说呈现的正是现代人在遭受到突如其来的失去之后，经历的震荡。

两部长篇，仍旧一脉相承的是鲁敏的关切：财富与经济的变迁，如何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；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内心的坐标又在何处确立。

●随手拍 图/文 齐振松

山水之间

7月16日傍晚，钱江源头——浙江开化龙潭大坝。蓝天下，连绵的青山绿意葱茏，房屋错落。坝水层层叠叠畅流，泛起白色水纹。游客或坐或站，一派悠然闲适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ycwbwyb@163.com



【喧嚣之余】

宋明炜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座教授

葡萄牙的“葡萄”

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葡萄牙航空会这么不靠谱，原定去里斯本的度假，因为飞机出现机翼故障，航班取消，我们只好在半夜回到家中。

回家后面临选择，是干脆取消伊比利亚半岛之行，还是给葡萄牙航空打电话磨牙。一位青年男子听我们要退票，沉静地说，这样吧，纽约有一个航班还有座位，不过不是飞往里斯本的，而是飞往Porto。这是哪儿？哦，你知道葡萄牙吗？Porto就是葡萄牙的葡萄。他缓慢清晰地发音：葡萄牙。

这个解释一下子吸引了我。当即决定，接受他的这个建议。

放下电话，赶紧查了百科全书，原来，Porto是古罗马时代建立的大西洋沿岸港口，意思简单至极，是“港口”的意思。后来葡萄牙成为一个王国，就把港口的发音“葡萄”，加上附近罗马大军修建的城堡——发音是Cal，“牙”，拼在一起，于是有了葡萄牙这个名字。

这个城市在里斯本更北的地方，是一个静水良港，也是葡萄牙王国的起源之地。凌晨1点，我们从纽瓦克登机，飞行时间不长，降落的时候从窗口看出去，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城市。我们就这样阴差阳错来到了葡萄牙的葡萄。



【梅川随感一】

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昆明行

一周前到昆明，参加云南大学和中国闻一多研究会联合主办的“纪念闻一多殉难80周年”学术研讨会。时光飞逝，著名诗人闻一多殉难已经八十年头过去了。年轻时读《最后一次讲演》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而今终于站在云大“至公堂”——闻一多发表这次著名讲演的讲台前摄影留念。

会议结束后，由友人引领至西仓坡闻一多故居瞻仰。闻一多故居是原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所在地，现已不复存在。但1987年在他故居原址，现西仓坡8号门前放了一块“闻一多故居”纪念牌。再往前走七八步，就是当年闻一多被害之地，立了一块“闻一多先生殉难处”纪念碑，碑上八个金色大字熠熠发光。碑前放着不少鲜花和供品。

研讨会结束后，又由友人引领至聂耳的故居瞻仰。当年聂耳在日本鹄沼海岸溺亡时才23岁，实在令人痛惜。

返沪前，仍由友人引领至古老的莲花池公园，传说中清初美人陈圆圆在池畔的安草园居住。但我却是去瞻仰著名散文家李广田殉难处。莲花池畔也矗立着一块“李广田殉难处碑”，碑的另三周密密麻麻镌刻着碑文，概述李广田的一生。傍晚时分，夕阳西下，莲花池畔景色甚美。但我觉得清澈的湖水在提醒我们，不要忘记那个特殊的年代。